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反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卽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

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

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於人邇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云小雅也陰陰雲也淒淒雲與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及

幽厲昏亂不自爲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襄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襄豔謂襄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襄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

隄厥爲餒馬聚子爲內史烟爲師氏也幽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耦音記禹反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

刻創也五等謂諸侯

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爲秦

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

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

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

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鬻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

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

○劉攽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期月也謂一歲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毀也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通以求高尙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

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

或者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

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斯祿也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

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與

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貢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式用也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

任堪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算

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

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宜豎擅權終不能

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皆地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道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

殺其人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

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

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亂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

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

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

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

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

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愼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脩令遷琅邪都尉也

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

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

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

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

拜童子郎於是貢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違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

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警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違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言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

篇之計曰王緡後相是宜升延嘉四年正月李命府官署在利等四立開平書院

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

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

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屬羣臣

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

偃音丑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遼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

朱偃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

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詔

怒二尙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

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偃乃表諫帝果

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

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

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

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於是衆咸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

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箱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勸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

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

夜寐思協大中

尙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

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

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涵之義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微厥効何由分

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

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

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

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

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

已豈宜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昔武王入殷出傾

宮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遭災以大事尅已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譎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曾僂遇旱而自責祈雨

解見楊厚傳

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

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

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陸

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

行而求遠

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

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之文

也解見郎顗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尙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慎官人

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

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

別音彼列反

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

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

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尙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

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

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

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

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

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子猛周景王子子野魯

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卽位故不

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

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

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

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

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蠶祭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繫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絜也

舉時稱

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麗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

纂文曰麗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麗露歌曰麗

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

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

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責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

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儆恒惕若

尙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

則常陽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勸州郡察鹽宗大時姦計以後

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

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尙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

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

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

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

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

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

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

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尙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

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衛興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臨夫子貞惠文

千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
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注尹翁歸爲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

也史記忠踰隨管隨會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典曰杏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闕有密靜之風予

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承夙終用乖違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

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蠲委蛇素絲

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絃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細音

細字巨勝少尙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襲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細細恥交報之

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微命者莫敢不應唯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

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

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細曾祖

父揚至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
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

進韓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有司効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

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

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開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

欲枕山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

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

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願先生事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黨術

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節首節置積歲數加所入紀寒燠相干蒙氣數與

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與

日閏月散蒙陰開也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

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

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論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

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

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

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譴請以身遷無狀也○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

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尙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

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

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籍田

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

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

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靈感於是乎出故農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卽齋宮百官勸事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

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誦成湯之不息邁書美文王之不懈食誠不能備謂不備不遷不敢怠逸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也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繫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展動聖躬以爲

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

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旣不躬

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易曰君子自強不

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還尙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

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

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襲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詔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資賞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攽

曰正文以宜周公案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

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有勳勞

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有車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

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
高祖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封五
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

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

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節舉者亦不

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期皆坐阿附免廢復

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郗鄉侯
說文云郗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郗音亢邑千戶瓊辭

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左
悺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

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

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

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

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隳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